

張大
畫千頁



寫特中影電是這，角一的貓和人——題畫着露，面裏的幕帷在，圖描馴妝紅、一。處好到恰得置位，法手的

品近，色條富得中刻，千三
，期使彩美於來揣測由佛、
受作他美，曲，摩像石像大



是水一殘，的關，葉四
思發，曲葉幾私曠寫題，
的人流，張訴女宮詩紅



大千畫師蜀人，人物仕女較山水更精，
為近代傑出人才。戰前來滬上，已為藝苑推
崇。此次畫展，為勝利後第一次。出筆高古
，線條挺秀，又善於運用其天才智慧，造意
極為新穎。有如此意象，有如此手筆，不愧
為大千畫師之藝術結晶也。

二、這是一幅帶有日本畫風味的作品，把複雜濃艷的帳幔，來襯着杏醫
玉臂，更妙在臂上的一縷青絲，寫出醉後。



皮有附也內任
下中且如而酒
由漫寄書傲
其亦周何少好
去也秋并分
之百平，欲國畫者
國畫

老狗頭

襪線 襪紗麻 襪舞

·倫絕美優·

售有處各

品出廠造織興鴻海上



一九四六年的憲法

采真



一九四六年，在此一世界中，誕生了三部新憲法：第一部是法國憲法，第二部是日本憲法，第三部就是我們大中華民國連日正在南京趕製的五五憲法。假使說一句時髦話，這一九四六年就是憲法年。作者現在不說中華民國三十五年，而說一九四六年，不是作者「洋化」，無非爲了寫這一篇憲法論文時，站在人類歷史的角度上去觀察，所要說的話完全是關於人類組織和人類幸福，非但對於憲法作無黨無派的主張，並且無國家，亦無民族的差別。

綜合地，概括地，就人類而談憲法，我要提出下列幾個萬世不變的大問題：(一)制憲時的人民環境怎樣？(二)制憲時的人民思想怎樣？(三)有多少力量擁護憲法？(四)有何種政黨推動憲法？

(一)制憲時的人民環境怎樣 英國的憲法是成文法和不成文法交織而成，逐漸生長，歷史複雜，說起來太占篇幅，不去談它。法國的舊憲法產生於大革命以後，這數十年代的法蘭西，無論如何騷動，然而激昂慷慨的革命情緒，歷久不衰，籠罩一切，其環境尚適合於創造一部較爲民主的憲法。雖則，那時法國的制憲技術遠不及目前製憲匠善於咬文嚼字，而社會各方面的現象也還簡易得很；所以舊憲法的內容，從現代標準估計，是不完全的。然而，法國的舊憲法，畢竟是革命的人民創造出來的，得到人民的擁護。它的存在，發揮着長時期歷史性的光榮。一九四六年的法國憲法，固然較前次進步，可是就人民的熱情和擁護力量看來，似乎已有遜色；那末，這一部新憲法的前途怎樣，有誰可以斷言呢？日本的舊憲法是欽定的，當然說不上民主，至於這一九四六年的新憲法，是在怎樣環境中產生，大家都知道，不必我再多說。且讓我來看看大中華民國的五五憲法吧。照理說，我國在勝利之後，本來是一個天造地設的制憲環境，叵耐事實上却不讓我們如此樂觀；人民掙扎在飢餓線上，工商面臨着總崩潰的危機，各政黨同床異夢，老百姓漫不關心，制憲的環境是够傷心的了！

(二)制憲時人民的思想怎樣 制憲要切合當代人民的思想，這是天經地義的一件事。如果任何國家的政府在制憲時，隨便圈點一些人物出來，硬派他們做人民代表。他們既不能了解當代人民的思想究竟怎樣，又不願或不足代達人民的思想；於是他們所制成的憲法，充其量不過像憲法學者在研究室裏所寫成的稿本一樣，否則便將成爲一批製憲匠七手八脚所烹調而成的大炒雜燴而已。這種憲法，無論好壞，既不是人民思想的直接產物，又不是真正人民代表的間接產物，終究得不到人民的信仰。有些製憲匠以爲中國人民智識水準不够，只要先知先覺來担任制憲工作，用不着顧到羣衆的愚昧思想。這是百分之百的錯誤！因爲眞實的民主思想，存在於人民的本能範圍之內，絕對不是從教育上培養出來的。反過來說，惟其受了一點受過教育的政黨中人物，假借，播弄，和歪曲，倒反把眞實的民主思想變質了。

本期要目

- 軍械庫爆炸
- 一九四六年的憲法
- 天冷了
- 應該體恤商艱
- 評 藏富於民
- 禁毒
- 搶救工商問題
- 大戰後的歐洲
- 白宮花絮
- 美國國璽(附圖)
- 佗城見聞錄(通訊)
- 西行瑣記
- 翠堤藏春(長篇傑作附圖)
- 朔北雙影(筆記)
- 週遊世界(長篇連載)
- 讀者之聲
- 康蘭信箱
- 創痕(中篇小說)
- 孺子佬(中篇)
- 靜(中篇)
- 草澤英雄(長篇)
- 冷水集
- 吃在杭州(通訊)
- 副刊兩版(天籟主編)
- 上海小姐(漫畫)
- 畫報兩版

天冷了

一週間

· 晝 ·

天寒歲凍，連日普善山莊，收埋路旁凍斃的屍體，非常忙碌，令人鼻酸心痛！國家勝利年餘，人民猶是顛沛流連，日在生活線上掙扎！有家歸不得遂致失所，凡有心肝者，應該迅速覺悟，不當再肆內亂，重苦人民，使國家陷於萬劫不復之境地！爲千古之罪人，孰是孰非，人民看得很清楚，誰得民心就是勝利者，違反民意，重苦吾民的，永不爲人民所擁護，人民是不可欺的，在

本刊廣告新例

封面全版	四十萬元
底頁全版	三十萬元
普通全版	二十萬元
普通半版	十萬元
普通一版	六萬元
報頭旁一方	八千元
報尾旁一方	六千元
零登每方寸	普通地位
封面每方寸	一萬元

砲，也不是原子炸彈。擁護憲法的力量有兩種：一種是人民的直接力量，一種是政府權力組織間的間接力量。關於這種制衡力量，涉及憲法內容，當特別論。至於人民的直接力量，其伸展開來，具有三個步驟：（一）人人要確保其憲法上的權利而克盡其義務；（二）決不容政府有一種動機或一個行爲破壞憲法；（三）最後爲了保衛憲法的生命線而不憚出以革命的行動。一條條的憲法，可不是白紙上的黑字，却是一絲絲人民的血和汗，一陣陣人民的吼叫和戰鬥！

（四）有何種政黨推動憲法 縱令我國的老百姓，不甚信任政黨；然而憲法的施行，畢竟要有政黨去推動它的。政黨者原是屬於人民的一種政治組織，也可以說是人民管理國事的一種方法，即使不用政黨這一種名稱及其組織方式，然而也少不了這一類的替代物。不過呢，憲法的施行，既要政黨來推動，而它又是屬於人民的一種政治組織；於是接着就發生了一個問題。我們須要問到底是怎樣的政黨，才够得上担任推動憲法的職責呢？說得簡單點，這個政黨（一）要擁有廣大人數的基層組織；（二）黨內的組織份子要不腐蝕，不貪污，不官僚化；（三）黨的主義要合乎民主，要實行其主義；（四）不是一個武裝的黨。具備了這四種條件，人民方始願意承認它是一個合格的政黨，讓它和人民站在一起，擁護憲法！

搶救工商問題

·巴·玲·



上海整個工商業，刻已被不景氣所籠罩。且日月如梭，韶光易逝，轉瞬間，陽曆年關，即將到臨；農曆年關，亦將跟蹤而至。在這雙重年關即將降臨之時，工商各業均陷於極度苦悶之環境中。素稱全國精華，經濟中心之上海，而市面之蕭條若是，這實在是勝利以後出人意外的現象。

關於年關前後，本市工商各業，究竟能不能渡過這個嚴重的經濟難關？據社會局長吳開先氏稱：「根據工商業習慣，陽關易渡，陰關難過。陽關者，陽曆年關也；陰關者，係指陰曆年關而言。吳氏認爲：目前工商業，確在不景氣包圍中；陽曆年關雖近，諒無重大恐慌發生，惟屆時可予人以危機嚴重之警覺。危機既迫近，當予以迎拒。渠認爲：在工商業方面，欲渡過難關，首應取得互相諒解之道，蓋工商業債權債務關係，可謂錯綜複雜，互有牽制。舉例言之：甲貸款於乙，乙借錢於丙，丙亦借款於甲，均有其循環性存在。際此困難時期，祇有互諒互存；否則，同趨危殆。在政府方面，行政院長已表示寬放工商貸款限制，以示救濟。社會局已由主管課加緊調查工商各業實況，並加強各業同業組織，俾協助各業，相互團結，以渡難關。吳氏並強調：「工商業雖已處於危境，但依據我國傳統之信用，及人事等習慣，年關雖不易渡過，然可望賴上述各因素，使情勢和緩云！」吳氏這一番話，筆者認爲很是確切。但我們站在工商業的立場而言，認爲政府當局，對於工商業之危機，固然認爲得相當清楚；但在另一方面，對於工商業的捐稅，却是層出不窮，而且催徵急如星火，實有使工商業不勝負擔者。聞某大公司，要在本年份內負擔三十四年度的所利得稅共約五千萬元，秋

此天寒歲凍時，特阿筆向雙方進一言，爲國家保存元氣，勿再重苦吾民，幸甚！

應該體恤商艱

·佛·

工商業在此萬分不景氣聲中，政府竟無一些救濟及解除危困之辦法，真使人民極端失望！目前大家在惶急的是年關歲逼的時候，還要負擔一筆龐大數目的鉅額捐稅，使工商界本身不能負擔的，直欲使整個工商業宣告破產而後已！現在的一般官員祇知歛收肥己！能够涓滴歸公者有幾？將上海人當作順民看待，敲精吸髓，無微不至！筆者昨在某大食品公司，親視稅局欲派人爲該廠駐廠委員，真是笑話，該廠專製餅干爲主，菓子露年僅出二千餘瓶，作爲副產品，竟小題大做，派員駐廠，增加工廠負擔，諸如此類的事件，足見當局因人設事，並非爲真正國家稅收着想，徒苦商民，毋怪一般大小工商家莫不怨聲載道，不知何時方獲解除此種痛苦也？

藏富於民

·青鋒·

黃金價格，近日又在高漲了。據說世界各國的金價，中國是最貴，所以中央銀行儘可盡量的放出來，同時也可以儘量向海外市場買進來。這一個獨行生意，樂得賺錢，一般購買黃金的，當他是笨伯。

購買黃金真的是笨伯嗎？依科學化來講，一般物價的指數，與黃金比較，是否別的東西比黃金漲得更多？黃金果然是中國最貴，其他物價是否中國最便宜？況且黃金雖然中國最貴，但在上海，還算是全國最便宜，何怪大家要買黃金了。況且，購買黃金的人，大多數根本不知世界市價的，即使知道，他們也不能自由買賣，捉煞了做的，購買黃金本來是笨伯。還有，小民買黃

大戰後的歐洲(七)·劍平·

握在病魔手裏的人民

爲了防止聯合國軍隊，受赤痢傷寒的襲擊起見，當柏林陷落之後，衛生服務處，苦幹了近乎兩個月。那裏沒有陸軍醫院，傷兵和病兵都用昇床和馬車運輸。藥品又用盡了，要找一個醫師或是看護，比任何都難。水管破了三千處，在八十四架抽溝渠污水的機器中，只選出五架，每天把二十萬立呎的污水，放在河流中去。那時候的柏林，已全被蒼蠅佔據了。蘇聯軍隊忙於組織專門委員會，恢復衛生局，但是赤痢還是蔓延着。直到英美兩國的政治龍和消滅滅菌運到之後，才告平靜。

在今年七月裏某星期中，死亡了三百十五人，有二千四百七十一人，患有赤痢。嬰孩的死亡率，達百分之六十六，大部是患着傳染病，到十月中旬，才降低到一星期死亡五十七人，患者二百二十二。

爲了滅除傷寒，柏林人民已有三百萬注射過傷寒疫苗，由柏林市長通告人民列隊，到學校診療所防空壕去受鋼針的刺孔。美國的醫官說：「只要憑信配給證上的注射標記，發給新的食物配給證，那末便會沒有一個人，可以逃避了。」足見柏林也是怕打防疫針的。

疫病的週期性

傷寒防疫苗，要打三次，已用去了五千夸脫。注射第一次的二百三十四萬人，合全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八，注射三次的一百九十五萬人。雖然注射一二次的人極多，但是效力已很明顯，每星

期的傷寒患者，已降低到一百人左右了。流行病的包圍歐洲大陸，好似有定數週期的，在一九一八年也曾弄得死亡枕藉。這週期是三十年，現在因爲戰爭的關係，便使提早了幾年。否則潛伏着的流行病，或許因社會進步而減少他的威力。

聯合國軍隊對傳染病預防，已減低到了限度。美國軍隊在歐洲大約一百萬人，都注射過密歇根大學湯姆士博士所製的血清，他的效力在三四個月裏最大，所以傳染的機會，比較人民要少了。在東部歐洲，最可怕的傳染病是肺結核，從希臘到意大利，巨哥斯拉夫，德國而入歐洲北部各國。恐怖的白喉，在德國集中營裏活躍了近十年，比任何傳染病都凶惡。在格諾海和廣菲列斯兩處舊集中營裏，兵士的死亡率，更是驚人。至於營養不足，是歐洲各地普遍的現象，已證明其影響於各國的生產率，其程度之如何嚴重，至今還統計不出。

對於奶粉的懷疑

在歐洲生着疥瘡的人，要有幾百萬。這是一種最愛污穢的小蟲生長在人們的表皮下面。它乘着戰時人民不能顧及衛生的機會，像肥皂的十分缺乏，使人民常有幾星期幾個月不換衣服或是不洗澡，成爲疥瘡活躍最適宜的環境。歐洲的流行病，在美國佔領地帶內，計有肺結核，傷寒，白喉，淋病，梅毒，赤痢，發疹傷寒，猩紅熱，八種之多。荷蘭曾被傷寒病搗亂得手足無措，北歐却流行過白喉。醫藥，外科器械，醫生，病床，在全歐洲感覺得缺乏。像波蘭在戰前，有一萬三千個醫生，現在只剩了六千人而已，當然不够分配。戰爭很容易使人成爲歇斯的立，有一天早

德國人，一個個長髮，到美國管制委員會去報告，許多人在他任中法蘭西的部。但是菲列氏很靜的指出人把橡樹代替咖啡，至多使咖啡口味惡劣，並無若何影響。證明那位美國艦長已染有歇斯的立了。牛乳飢餓問題，在歐洲也是嚴重，因爲冷藏設備的缺乏，使得蘇聯軍的時候，不得不帶着一羣乳牛在軍隊裏。在某一個時期，柏林近郊軍隊裏養着八千只乳牛，要軍隊運到過卡車，才得分配給柏林人民，到後來從美國運到幾卡車的奶粉，最初德國主婦，到看報紙上說明了奶粉的用法，她們才相信這奶粉是用鮮牛乳做的。一個德國士兵從東方蘇聯的集中營裏，便私自溜回家去。不到一星期便患了發疹傷寒，全家屬都被傳染，結果全體入了醫院，四周隣居都用消毒，反而害了別人。

大白馬

山類拔萃
煙中煙
上等美
精美色
裝



品出司公草煙華福

白宮

名記者查利赫德最近爲「生活」雜誌寫了一篇白宮的故事，他說：「白宮的成長與變遷，也就是一部美國政府行政部分職權擴展的歷史。」

「白宮原先祇打算做總統官邸之用，可是現在却成了一百五十個人員工作的辦公廳。」

花

「白宮原名『總統之宮』(President's Palace)，是美國第一任大總統華盛頓一七九〇年所作首都計劃之一，與

他一同策劃的是法國名建築師蓋方。一七九二年爲了建造公開舉行打樣競賽，得勝的是南卡羅林納州建築師詹姆士何本。他除了得到五百元獎金外還終身被任爲建築師督察，他一共作了五十年。

「從外型看來，今日的白宮已與何本建築的不同了，祇有地板仍採取了他當年的計劃——一百六十尺長，八十尺闊。可惜華盛頓沒看到大廈的完成，就死了。」

「一八〇〇年六月政府正式將新廈獻給第二任大總統亞當斯。可是他祇住了三個月，任期就滿了，那時房子還沒有造好。政府從費城遷到華盛頓時，新都是一無所有——沒有官邸，沒有講事室，沒有住宅。」

傑斐遜繼亞當斯任總統，這官邸已落成了。傑斐遜加造了一間小屋做辦公室同時又可以巧妙地把它與馬廄隱蔽起來。

麥迪遜總統當政時，麥夫人把它從新裝飾一番，可是祇五年工夫，這所官邸除了牆以外全被英國兵放火燒燬了——一八一四年。麥迪遜祇得移居鄰近的八角大廈(Octagon House)去，白宮地址再與土木。

安置在波多默克河岸花崗岩中的

美·國·國·璽

·美新·

生活在今天的華盛頓，常常使你碰到偉大的紀念物，因而使你和歷史上最偉大的靈魂接近。

華盛頓是個美麗的城市，它的美不但是在物質上，同是也充盈在精神裏。

華盛頓好像是安置在波多默克(Potomac)河沿岸花崗岩中的美國國璽，由它代表着美國的虔誠信念；依循自由社會的途徑，人類的力量可以在地球找到一個莊嚴神聖之地的。華盛頓這城市是一種勇氣的產物，這勇氣充份代表人類在無知恐怖中前進的志願。

實際上，華盛頓代表的聯邦政府乃是封建制度的古體新用，其用法不在利用軍隊，而是集中控制經濟，種族宗教和各界選舉票的巨頭的力量生活在華盛頓之所以引人入勝，由於這個政府所在地，經常充滿了長期慢性的爆炸性的壓力與不平。東部各州的高稅率可以使南部各州憤怒，而西部的洛磯杉區則希望銀價提高而不管其他各州的損失。

幸運的是，所有這些國內的分歧，祇有一次打擊到這個保護週密的全國神經中樞，那便是美國的南北戰爭，而華盛頓，由於上帝的榮光和東北區的工業發展，竟能够再度團結了這個聯邦國家。

口四分之一。

華盛頓交通繁忙，車水馬龍，開抵聯邦車站的火車，總是擠滿了乘客，這些客人們下車以後，就被各式各樣的小汽車送到一些著名的旅館如五月花，威拉德，施達特樓和華德門派克等。

在華盛頓到處的電話鈴聲響個不停，成千成萬的青年婦女都在打字，女公務員們有些在大飯店中午餐，有些則拿着兩塊麵包和一杯牛乳坐在草地上吃喝。

公園裏雜花滿樹，斑鳩啾啾不休，年老的學者在國會圖書館裏打瞌睡，卸任的閣員第一次安詳地的欣賞音樂，往日的國會議員不想重返故鄉，就在這裏藉往日的聲名掛牌當律師。華盛頓戰時緊張的氣氛已經逐漸消除了。

然後你就看到了風景明信片上的景物，這些景物是每個美國人所熟悉的，但是當你面對這些景物的時候，你會對華府更加感覺親切。這些景物包括國會，白宮，以及許多過去大政治家如華盛頓林肯以及傑斐遜總統的紀念建築。此外還有美麗的狄達湖，春天來的時候，沿湖岸有盛開的櫻花。

有名的勝蹟太多了，難以枚舉，可是每一個地方都包含着許多值得驕傲的回憶。

華盛頓的市政府和其他城市的管理當局不同，華盛頓的市政是由總統直接任命的官員主持的，同時美國國會的五百三十一個議員也都是這

佐城見聞錄

廣州通訊

·生聊·

無本萬利

在普通商業，必以本求利，即古所謂營十一之利，不論利之大小，便經營之，而鮮有不用資本者，故凡營業所希望之目的，能有五六分錢，已是滿足，若能一本一利，尤為歡迎，至於一本萬利，祇屬商場中之理想，為一種恭維語，事實上鮮有可能，而況無本萬利哉，乃近日曲江綠林豪客，竟有所謂無本萬利者，昨據曲江歸客談，曲江自勝後利，省政府遷回廣州，商民星散，市面不復如前繁盛，地方秩序已不安寧，祇附近各鄉村盜賊如毛，民無安枕，商賈行旅，滿途荆棘，殺人越貨，日有所聞，有知其內幕者，謂其組織具大規模，其份子皆屬抗戰前游擊隊挺進隊突擊隊之流，遣散時未全繳械，又無安插辦法，一旦失業，初則尚有餘資，足供揮霍，久之用盡，無所事事，終則挺而走險，除却打家劫案外，別無他道可以謀生，且身中挾有利器，多為新式，駐防軍警，每比弗如，偶一不慎，即為所乘，若輩常對人言，吾輩生財不用資本，自能萬利，所謂無本萬利，洵不誣也，即其所挾之新式器械，亦不勞而獲者也，豈不豪哉。

商人修路

廣州市素有四不之稱，即馬路不平，自來水不清，電燈不明，電話不靈，是也，四者之中，尤以馬路不平為甚，蓋本市自淪陷後，經敵偽鐵蹄之蹂躪，市內馬路，均已破壞不堪，因此日久失修，迄今年餘，崎嶇如故，加以各路汽車，絡繹不絕，故馬路之不平，比淪陷時而日益加甚

，車行顛簸，傾覆堪虞，即行路之人，亦常有行不得哥哥之嘆，修路之責，本由工務局負之，惟市庫支絀，無力修理，乃飭總商會，轉令各馬路商店，自行攤派經費，將本店門前所占馬路，分負責任，所謂自家修好門前路，休管他人地上坭，但近來商業凋殘，危機四伏，負擔各種稅項，已屬難堪，今又負擔修路費，真有口難言矣，但全市馬路，有非全為商店者，有全為住宅者，若商人營業之商店，而住宅另在一條馬路，豈不是要負兩重修路費乎？無奈住宅區貧富不一，貧苦之人，且待救濟，如要攤款，又將何以負擔之乎？在繁盛之馬路，商人修路，尚不可勉為其難，而非所論於貧戶也，否則由當局辦理，僅將路面施以泥石填平之，不久又沙塵滾滾，而崎嶇復如故矣。

舞風競起

本市娛樂場所，以前有音樂茶座，今則影戲院，劇團，跳舞場，紛紛而起，然自禁娼後，舞場鼎盛，電影劇團，反覺不如，計舞場之興，初則僅有留美學會，留東學會，留法學會等處，繼則美華，麗都，金鷹，東亞，南韶連等舞場，如風起雲湧，舞風之盛，為從來所僅見，所有舞女，多從花園中來，其生涯比未禁娼前，尤為興隆，觀其身上裝飾之華麗，全為美化，整個好萊塢最時代新型之品物，莫不具備，即此一項之消費，每舞女最少亦裝飾達二百萬元以上，此項金錢，完全出在舞客身上，在舞客約有三類人，第一類是揮金如土者，第二類是社會上有地位者，第三類為青年學生，但祇於禮拜六晚最為活動，其中到場最遲，而手段最闊綽者，則以第二類人，到場時，每呼舞女坐檯子，凡坐檯子，每點鐘納費五千元，謂非不足以示豪闊，至舞場收

人，門票男客收一千元，女客二千元，其餘場內食品，並無限制，總計每日收入，除門票與舞女對分外，亦有六七十萬之數，足以開銷有餘，利之所在，舞場所所以日多，而市面之繁榮，儼然盛世，獨惜燈紅酒綠之外，而嗷嗷待哺，餓死於街頭者尚不乏其人耳。

徵兵捐款

自徵兵制度命令一下，各市鎮鄉保甲長忙個不了，凡戶籍裏有適齡壯丁，年在十八歲以上，四十五以下者，分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徵役，抽籤入伍，其辦法由軍管區，市府軍事科，警區分局，各街坊保甲長主持之，壯丁中如適合免役緩役緩召條例者，得自行申請，惟領取申請書時，須由保長甲長蓋章，壯丁每要捐款，多者十萬元，少亦二千元，如中了籤，不願當兵，可出十八萬元，請別人替代，此報紙所載軍管區發言人談話，謂如有發覺舞弊，定當嚴辦云云，但據街坊人有深知其內幕者，本市會送壯丁五百餘名，合格者不及十分之一，大抵內中未有附帶條件，殊令保甲長頭痛，故保甲長不得不另籌辦法，其是否舞弊，尚未偵查，然而因兵役問題，已鬧得滿城風雨矣。

冠生園食品公司

總店：上海南京東路中

糖果餅乾 廣東臘味

陳皮製梅 罐頭食物

甜鹹麵包 各式喜果

各式西點 果子蛋糕

壽喜蛋糕 送禮食品

重慶 瀘州

昆明 漢口

成都 南京

貴陽 杭州

天津

附設小菜

飲食

茶點

部食

食點

西行瑣記·雲若

(三)

夜間四點汽笛才鳴的一聲，謝了魏小姐的費心，何太太的好意，送走了她們，車開行後，魏小姐才走了，我就躺在舖上，因為心思很亂，當時入不了夢鄉，就着車上的電燈，寫了兩封信，一給北平女兒。一給上海好友，車開了兩站，聽到雞都叫了，才迷迷糊糊的睡了一覺，醒來車到了洛陽，車僮把我叫醒，洗了臉，臨着車窗，眺望野景，誰想到停了八個鐘頭，晚間才開車，車上的人，個個焦急的不得了，我因為想活動活動。走到三等車上，看到旅客們橫躺豎臥，

顯出十分疲勞的樣子，到臥舖時，拿起一份小報看了一遍就睡着了。第二天上午九時，到了會興鎮，不知爲了什麼，又停了拾九小時，站長才叫開車，經過八號橋，車上的人，個個提心吊胆。過了橋不多時又過八月節前出危險的橋，隔着玻璃一看，橋下還有很多沒掩埋全的蘆席，車僮說，那就是那次撞車死的旅客，共有數百人，想到人們，爲了名利，奔波南北，坐在車上，以爲可以直達目的地，想不到生有處死有地的埋骨橋洞之下，雙親倚門，姣妻獨守，還在盼望的爭名奪利者，早日歸來，那知道已人鬼異域呢！因此想起春天，我運貨到上海去，隴海路的職員的黑暗，西安把貨裝好，每達到一個小站打

旗掛鈞的，就要要錢，一時應酬不到，馬上甩車，在潼關因爲我的押貨人睡了覺，也沒通知，就把車甩了，硬被雨淋了兩天兩夜，白化了卅萬元，才給掛上帶到陝州，又想到自從抗戰以來，後方商界，所盡的義務，「壯丁」「所利得稅」，以及各種國家之所需一切一切，都較各界同胞義務盡的多，所得到的批評「奸商」。成了一般人的口頭禪。想不到勝利了，想把國家土產，帶到上海，交換物資，途中得到如此困難！幸虧這自己在上海所購到的貨物，交中航公司運送，否則不由得不寒而慄，西北的土產，出產很爲豐富，國外及東南之需要，那還有人敢冒着傾家蕩產的危險，來做這種生意呢！



美贊致一

線絨牌地球

方大畫華 適舒軟柔

線絨牌洋雙

用耐濟經 觀美靚堅

· 品出廠線絨毛民裕海上 ·

號二四一路白馬·廠工 號四四至〇四街聖興·所行發



淺深二色 質料上等 售價低廉

洗晒不褪 色退不永 良機難得

布藍王霸

每二碼均有 霸王金印 顏色六五號 6號13號16 號19號五種 任君選擇

品出準標廠織染新鼎

香百六路樂世甘 址廠 號十五路西海寧 所行發 三〇〇七 話電 八五四八八 九四四二八 話電

翠翠堤

藏春

周天籟著

董天野繪圖

(十九)

李慰蒼與馬小姐見客人散後，馬上打樓上玻璃窗子，遙望一片黑暗中只見五個火把的光，搖幌不定的沿着一條長堤漸漸遠去，這景象在上海根本看不見的，馬小姐頗以為奇觀，說道：

「可惜這裏沒有車子，不然僱車子送他們回去，你看這五支火把，燃燒的松柴吧，這景象彷彿在一張影片裏見過的。」

「是不是夜半歌聲。」
「對，不過外國片子也見過，夜半歌聲，追擊怪人一幕戲裏有此一景。」

「你的記性真不錯。」
「你的記性更不錯。」
「今夜太興奮，我的酒喝得相當多，可是並沒有醉，起初我以為你真的醉，豈知道假裝的，太聰明了。」

馬小姐一笑。見火把的光漸遠漸小，像一粒豆，然後拉上窗子，雙雙回進房。

「唱歌，我明天要同楊先生辦交涉。」馬小姐嘴巴巴道：「楊先生也要同你辦交涉。」

「他說要同你辦交涉，我也莫明其妙，問他爲了何事，他說明天再說。」

「噫哉！」馬小姐一笑。
「睡吧，時間已經不早了。」於是二人脫衣上床，慰蒼頭一着枕便「呼呼呼」的睡去，馬小



姐替他四邊被頭塞塞好，冬夜寒如水，床上二條被絮，猶不勝寒的，她下床沖了一個熱水袋，塞在他脚橫頭，才覺一些暖意。

第二天太陽紅似鹹鴨蛋的黃，一早射進房間，四山的雪一部份溶解了，自家屋頂上有陽光照到的也在解凍，那玻璃窗上厚厚一層汽水凝結如霜，足見室內與外界已相距二十度，馬小姐一早

就醒，她偶然想起上海轉運的木器應該運到了，她想到這裏現成的木器傢具都還不錯，爲什麼再從上海定購一套。她把慰蒼推醒道：

「喂，喂，我有句話問你？」
慰蒼翻了一個身醒了：「什麼話？」
「這次你不是叫我在上海定過一套木器傢具嗎，大概今明要運到了，這傢具定來做嗎？」

鯉研州堂雜薈

·作合翁梅晨雞·

朔北雙影(上)

日，忘其天意欲雪，訪梅翁索飲，半酣俱，猶未遠，其曲情也。南音曰：殊不爾我，能作風之，怒我爲趙生得，否，非若也。譜一：新曲以述之，則必，饒北音矣。梅翁曰：授筆疾書乎？文，即盍速述之。梅翁撰述趙生之事。(雞晨)

西至，去北平幾及千里，蓋由歸綏以北至庫倫，北與戈壁不同。故農墾日豐，且其地廣，水草之利，獨昭盟地而五原臨河一帶，所謂百利一害者，經營內蒙者蓋爲伊烏兩地，即今之綏遠是也。

烏蘭察布盟，凡分四部六旗，全盟土地，北界瀚海，南迄大陰山，其地較多，宜墾宜牧，營遊牧生活。蒙族凡有農墾，必度一爲喇嘛，每旗喇嘛，幾占男子四分之一，迷信之深，於此可見。婚喪等禮，簡陋異常，不以為怪，故男女界限極微，由於習俗使然故也。

烏地氣候，具有大陸性，熱時不亞南方，交冬令，則寒冷，又異乎尋常。途中所見者，皆爲穿戴光板皮襖及皮帽之人，所謂窮陰凝閉，堅冰在者，積雪沒脛，征馬踟蹰，夏秋二季，則黃埃四合，濃陰障天，塞外風光矣。迥異於江南之晚晴高樹也。

道，通行官道之最關者，可並行於七大車者，此猶存驛之多少。其次，道之可通行者，在陰山以北，多爲旗草地，爲蒙人游牧之所，其在大陰山以南，多爲農墾之區，則有漢人雜處其間，村舍均係土包，屋後似漢式之板築，半又似蒙古式之固定之土包，屋別，風趣之建築，尤爲江南所未見者。此則塞外

「放在房裏。」

「這傢具你沒有仔細看，只圖式樣，其實全是三夾板貨色，屁燒灰，一拳可以擊通，居然也是上海定來，可是友人拆的爛污，從中撈血，運回來一看，才知道上當，你道多少錢？」

「不仔細。」

「三百萬哩，老實說三百萬再加二三百萬可以定全紅木的了，並且運到這裏梳粧台大玻璃敲碎一塊，我派人到杭州去配，要我八十萬，現在這套三夾板貨色合着老虎肉價細哩。」

「那是不合算。」

「所以我託楊先生到上海之便一定會定一套，據說比這天上地下，勝得遠了，縱不是紅木，但却是柚木的。」

「這裏一套放到那裏去？」

「你媽明年不是來嗎，搬到她房間裏去。現在她房間裏的搬到客房裏去。」

「你做事真細心，同時也真考究，過去你在上海時候，住在那亭子間內，總是亂漂亂弄，換下的襪子塞在褥子底下，也不拿出洗，我總是替你整理，打掃，洗滌，痰盂裏便溺，老是不倒，塞在床底，積尿到痰盂頭頸才往樓窗口倒，把衛堂裏行人濺得一頭一而，上來吵鬧，這些往事你還記得麼？……」

李慰蒼聽了「嗤」的一笑，頭往被裏一鑽，不做聲。

馬小姐笑道：「現在完全判若二人，真真出我意料之外。」

李慰蒼才伸出一個頭來笑道：「這完全受了你的感化，所謂潛移默化是也。」

枕上二人臉貼住臉。

「不是恭維，也不是罵，的確讚揚你的，你的過去賢能，待我的體貼入微，使我生命史上留下極深刻的一頁，要不是那時候給我一個啓示，也許不會奮鬥，不奮鬥當然就沒有今日一天，是不是？」

「你還說這話？」馬小姐一時心花怒放，便親了他一個吻笑道：「不是這樣說的，你應該說愛情的偉大，我們不爲了愛情，你不會努力，我不會隨便的把身體給你……我的處女之寶是壞在你手上的。」

李慰蒼突然翻了一個身，把馬小姐摟抱得緊緊的。正在這當口有人彈着房門，在外邊嚷道：「老李，老李，太陽半天高了，還不起床，上海的木器船上運到了，起床看看如何安排？」他們二人連忙釋了手匆匆忙忙披衣起床說道：

「你告訴楊先生請他照顧照顧，看看有沒有損壞，我馬上起床。」

蜜丹唇膏
管金式動回



蜜丹唇膏
唇膏之王
色艷不退
蓋世無雙

到處
有售

專門產婦科

留日女醫師
鄭推先 改變應診
時間啓事

每日午後二時至四時在
西華藥房親自應診

診所 四川北路八四五號
電話四六六〇二號

住宅 北四川路東寶興路一二五號
電話(〇二)六二四一八

愛民牌
各種西裝鈕扣



註冊商標

質料精美
式樣大方
漂漂亮亮

中國鈕扣廠出品

發行所 山西路一四三號
電話 九〇八〇八

風行最久·花色最新·
全毛織成·挺爽不縐·

兄弟毛織廠出品

姊妹花女式羊毛呢 批發樣本函索即寄

門市部 姊妹花 呢絨最充足
旗袍最精美

總管理處 南京西路一七一
電話 三五四五三

創痕

（上）

「離開了一年的金大夫，聽說返回了蘭州。他的友好正在忙著爲他洗塵，想起了相處五年的情感，能不叫人傷心？因此一週以來，心神不定，坐臥不安。下午，董太太請他吃飯，邀我作陪去呢，見了面說什麼好？不去吧，金大夫以往對我的愛，怎麼能放的下？還是去的爲是。」麗青坐在房內，呆呆的思索，拿定主意以後，打起精神，走到梳妝台前，拿起化妝品來，正要化妝；又想到兩人熱戀的時期，金大夫最討厭女人用胭脂口紅和艷色的衣服，所以只薄薄的擦了一點香粉，把陰丹士林的大褂套在外邊。收拾好以後，一陣難過，躺在牀上，慢慢追憶五年的戀愛經過：

廿九年聽到親友們傳說：「德卿陣亡了，由悲而愁，由愁而病，又兼重慶生活高漲，自己孤苦無依，手裏還蓄積下五六千元，帶著病到了蘭州。經姐姐介紹，才找到職業，病苦的身體，三天上班，兩天告假的作了半年。姐姐勸我：德卿的情感雖濃，無如人東異域，還是另找歸宿，以了終身；姐夫更是這樣的主意。所以每逢禮拜天，姐夫總是把金邀了來玩牌。金走了以後，姐夫姐姐總是說：金的學識如何高超，事業如何堅固，人緣地位如何轟動，那時我根本沒入耳。卅年五月的一次傷寒病，若不是金，早已沒了命。金成天坐在病牀前邊，軟語溫存，解去了不少痛苦，恢復期間，柔情蜜意，更添了不少精神；因此，一縷愛心，時時刻刻纏

鬍子佬

（下）

·袁淑中·

「吃飯囉……」莊家媳婦送飯來了，大家一起在一株大可近抱的栗樹根頭坐下，攤開了菜，鬼腳狐狸把一隻酒瓶交給野從佬，他用藍汗巾抹了抹酒盅，滿滿底斟上一盃白乾，慢慢的喝着。

「喂鬍子佬，快吃飯吧，等會兒飯給我們喫完啦。」

「沒關係，俺俺只要有有這個，飯到隨隨隨便。」

「野從伯伯，你寬寬衣吧」莊家媳婦看他川流不息的淌着汗。

「……」

許久，別人飯多吃好了，他才隨便喫了些，莊家媳婦收拾收拾碗筷，下坡去了。

「鬍子佬，你爲什麼去當兵的呢，當兵寫意嗎？」下午開始工作的時候，瞎子順發要他講一些軍隊裏的掌故聽聽。

「唔，當當然寫意……」一下子話匣子給敲開了，他像翻開了一冊過去的歷史。

「他原籍是安慶，他連父母的姓名也忘了，他現在所以姓張，實在還是記憶所及，是否姓張，也無從查考了，他只知道從小就學銅匠，跟着師傅學銅匠，師傅很兇，動

不動就打人，當然他也是被打的對象，他受不了這種虐待，屢次想逃走，他沒有想到逃走以後的事情，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夜半他從師傅的腳跟躍過，逃出了宿店，他師傅立刻發覺了，馬上追了出來，他用盡氣力在前奔，後面師傅在窮追，他彷彿被師傅抓到了，慌忙竄進了一個兵營裏去，門崗沒有提防這突如其來，連忙阻住第二個人，那就是他師傅，他奔進營裏之後，向一個長官拚命的磕頭，要他救命，長官很可憐他，立刻命令把門口的師傅驅走，從此他就在这兵營裏安頓了下來。

「他到過的地方很多，北京濟南漢口東梓南昌都熟悉，他到鵝山村來的時候，是一個嚴寒的冬天，那是在東梓關打了一仗，他左腿掛了彩跟着隊伍從前線退了下來，住在阿慶家裏，一天夜裏軍隊奉令調防，長官親自到阿慶家來吩咐傷兵們能走的走，不能走的在這裏養，他將來可以派人來接，紀律好的軍隊，是不大肯騷擾老百姓的，傷兵果然能走的多，鬍子佬因傷在腿部，就碩果僅存的留了下來，他心裏非常的不安，雖然村人們那麼敬愛他，可是他終盼望能早日有人來接他。」

「他的腿全好了之後，村人們已經全和他熟識了，雖然軍隊的消

了金的本意，她說金主強無論如何，要我和德卿破鏡重圓，否則良心的責備，社會的議論，友朋的攻擊，都在所難免。德卿也承認自己的過錯，七八年來，也是爲了國家。

出人意料第二天，金和德卿一同來此，接我回去。德卿邀來姐丈解決這些糾紛，金當時就說要到上海發展他的新事業，冰天雪地之下，就離開了金城。和德卿由車站送他歸來，德卿在路上說到金的爲人，和將來的希望，我很堅決的表

靜

施瑛

「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靜自然願意留在上海，享受海闊

天空的生活。她怕回到清冷寂寞的故鄉去，她愛繁華而富於刺激性的上海。

靜沒有意思想回故鄉去，然而她也覺得，長此混過去，總不是辦法。她愛做點事業，然而她愛目前的位置；她看不慣大都市中的情形，然而她偏愛大都市中的生活；她不想奢華，然而她愛漂亮和舒服的享受。在這樣矛盾下，在靜少女的芳心裏，感到了極度的煩悶。她深深地覺得在這時代的潮流中，女性的悲哀——什麼求學呀，做事呀，仍舊不過是一種裝點；激蕩在大

示了他比較一切男子都多情，德卿道：「貼我，但是我內心的創痕，見了面應該說什麼好？」麗青想到了這裏，頭疼的難過。

一陣咯咯的皮鞋聲，知道董大嫂親來催請，便迎了出去，董大嫂滿臉笑容，見了面，帶着嘲笑的形狀說：「麗青小妹妹，快起駕吧，一桌的人，就等你，你那個夢想魂盼的人，早就來了；金大夫還在問你們夫婦好呢。」麗青聽了，臉上馬上和灌了血一樣，說：「董大嫂，我還是去不去吧；見了面，怪難爲的。」

都市生活裏，東西漂流，仍舊有一何處是歸程」之感，也許最終不得不以結婚爲安身立命的處所吧。……平日靜想到這一點，跟知己的朋友談到這一點，總以長太息來作結束。

靜也記得今晚去看她的那個舞女，跟自己是同鄉，還是師範時代的同學，直到戰事發生時才分手。她現在是紅舞女了，過的是摟抱生活，或者說在摟抱中尋生活。她也是初中畢業的，但是她的生活舒服和豪華，比靜高過幾倍；她的頭腦並不會爲舞場的音樂所迷醉。靜，知道她會伴着大腹賈出入於闊綽的飯店裏，也會在她的房裏，看到有蘇聯新婦女一類讀物。她打扮得很妖豔，靜跟她比較起來，雖不是相形見絀，却不禁那姑娘批評說：「

息仍是杳如黃鶴。……那時候，他雖然沒有耕田插秧的農藝，但普通的，生活也就練了起來，奈何是半途出家，手足未免遲鈍，不過他是短工的身份度過了這些年。」

鬼脚狐狸等聽完了他這一段動人心絃的故事，都表示欽佩他，對他的身世遭遇，當然也帶着一些同情和可憐的成份。

當驕陽失去了淫威，慢慢的向西倒下去時，迴光射着晚霞，燦爛輝煌，一陣陣的鳥兒歸巢了，對面村子裏，吱吱喳喳的又鬧成一片。

「唉，日子過得真快，

靜，你究竟不脫學校中的女孩子的風采呀，」羞得靜連臉也紅了。靜在內心角裏，實在是羨慕那姑娘的生活，女郎們誰會沒有虛榮心呢？那姑娘今晚對靜說的話，最叫靜感動的幾句：「我愛動，不愛靜；我要刺激，過不慣平凡的生活，我離開了學校後，又不願回到老路上去；我想找職業，什麼職業都不配是我的事業，女性終究是點綴品！我覺得前途茫茫，與其企望渺茫的將來，何如現在享受，現在盡情歡樂？於是我毫無怨恨的做了舞女。」

——靜呀，煩悶的你，跟我性情相同的你，也許會走到同樣的路上去呢。我並不是說這大都市是陷阱，然而它太迷人了一！這幾句話，又令靜的臉紅了一紅，可是她沒有話來反駁那位姑娘。……

又是一天了！鬍子佬仰望着一羣掠過頭頂的烏鴉，不勝感喟的嘆息着！

一羣孩子騎着牛背，浩浩蕩蕩又打這裏經過。

「日落西山一點金，鬍子佬臉上滿天星，我不怪阿龍搶了我的妻，只怪王家阿姐太無情」

……

歌聲仍是那麼嘹亮的揚溢着整個山坡。

(完)

靜和衣斜躺在牀上，這樣的想着，微微地覺得有點寒冷，在朦朧中拖過一角被幅，蓋在身上，她漸漸地睡去了。她在睡夢中，鄉村三月草長鶯飛的情景，在她眼前閃了一閃；接着都市燈光交織樂聲齊流的情景，也閃了一閃。——等靜醒過來，伸了一個疲倦的懶腰睜開惺忪的眼睛，窗上已經映着熹微的晨光，幾點路燈，在縮作一點，搖搖欲滅了。

那天上午，靜拖着疲倦的身子，抱着未曾訂正的課本，仍舊在鴿子籠似的教室裏上課。她覺得自己作了教書的機械，絕無精神，然而她還是這樣無可無不可的。

(完)

靜

一下，現在非上萬元不辦，筆者上次與三位友人到樓外樓午飯，吃了僅五個普通的菜，計八萬五千元，已有不勝負相之感；那裏知道次日到靈隱的天外天去吃，同樣幾個菜要十萬多元，簡直令人咋舌！

像我們窮措大，到麵館裏去吃麵，却挺適合不過，既合乎經濟條件，又因為杭州的麵的燒法與別的地方不同，頗堪一吃。在從前據說有四大麵館最有名，即奎元、聚水、知味和正興、現在只有奎元館盛況如昔，聚水和正興衰敗不堪，知味觀則已經變質，專售點心了。再經濟些，可以去吃門板飯，這種飯名符其實是在店門口搭了門板吃的，你可以要一碗「件兒肉」或者其他，滋味既非常好，又沒有小帳，不過給熟人看到，有些忸怩不安罷了！（編者按：記得有一隻葷素火鍋，現在應該上市了價廉物美）

零食在杭州，好的太多了，如香榧、九製橄欖，小胡桃，藕粉，那是比較最有名的，其他像名聞各地的孟大茂的香糕，頤香的月餅等等，書不勝書。

總之，吃在杭州，豪華的吃，經濟的吃，大的吃，小的吃，都使人吃得滿意非常，可以說已盡了吃的能事了。（編者按：我更愛杭州的山水，秀色可餐。）

說出來，我便問問答我林先福，實在我那裏是叫林先福呢？」

小牛一想，也笑起來道：「對嗎？你在三元村教書的時候，好像是叫林一明是嗎？」

「對的，我原叫逸民，是安逸的逸，人民的民，因為鄉人對這兩個字還不容易識，所以改爲一明，比較容易識些，如今幾年來，我這個名字已經不用了，剛才已經叫過林先福，以後也就叫林先福吧。」

小牛說：「林先生。」

林馬上止住他說：「我對你說過，不許叫我林先生，怎麼又叫林先生了？」

小牛說：「那麼叫我什麼呢？」

林說：「便叫我阿福哥吧。」

小牛說：「我也配做你的兄弟嗎？」

「很配。不過……」

「不過什麼？」

「不過恐怕你不肯聽我話。」

林聽了也笑起來了，說：「好，那麼我就叫你小牛弟吧。」

「小牛弟，賊腔來，還是仍舊叫我小牛吧，或者叫我進德弟吧，因為我姓牛，名字叫進德，實在還是爽快氣乾乾脆脆叫我小牛的好。」

「好，那麼我仍舊叫你小牛，你就叫我阿福哥，我可以幫你忙，把那鹽去拿回來，把那牛去買回來，把那小妹去娶過來，你說好嗎？」

小牛快活極了，說：「阿福哥真的嗎？」

這時，小牛媽拿出來一壺茶，一碟鹽水黃豆，說：「這位先生，沒有什麼吃，先喝一口茶吧。」

林就立起來說：「伯母，謝謝。」

小牛說：「媽，我們還是吃酒好，阿福哥買有蘿蔔乾，媽去洗一洗切一切。」

一邊說一邊又笑起來，「媽，切蘿蔔頭。」

他又把手將口掩起來，眼睛向林看了一看。

林看見小牛對自己看，便說：「兄弟，沒有關係，我們是弟兄了，我們是要殺蘿蔔頭的，但不要擺在嘴上，記牢，以後記在心裏，不要再說出來。」

說時，一本正經地好像在教訓。

英法商電車公司，既然無能力使上海交通便利，市政當局應據理交涉，由公用局辦理。同時規定辦法，准許民營汽車公司，儘量的開闢路線，這樣保險在幾個月內，把上海的交通問題解決了。

一方面希望警察局在晨擁擠的時間地點，多派交通警，專門管理電車，乘客的上下秩序就可改進。只要請公用局長警察局長，在下午五時之後，駕臨入仙橋一次，便知道在電車站上有必須派交通警之必要。洋商已是過去的名詞，老百姓每天喝着冷水，吹着冷風，軋電車決不會軋得已冷的心，熱了起來的。

跑馬不如跑人

報載本月因為梅蘭芳（恕不稱爲博士）程硯秋唱對台戲，娛樂捐增加了四億，這二十六億之多。梅程兩藝員對於市政府的供獻，真是不小。市政府倘若放棄以跑馬來增加收入，而請梅程兩藝員幫忙，也有意思。不空的地，只好專供跑馬之用，這一大塊跑馬員負擔之後，出錢的跑馬者，現今由梅程兩藝員負責，而跑馬者也得派用場，真是一舉三得。有人主張在跑馬場邊，蓋幾間房屋，以救上海屋荒，這好像大有道理，實際上肯蓋房屋的人，在這錢，建築起來，不是揮霍錢，給二房東賺錢，無屋可居的依然挨他不着。即使開行大廠，無屋可居的，也不過替外貨多關些推銷場所而已。況且金條屋頂，尙未禁絕，跑馬場新屋落成，更非金條不可，老百姓還是想想！

何應欽將軍雖然沒有做過上海市長，但是倒肯替上海着想，竭力主張把跑馬場改爲公園，讓終日爲生活奔走的上海市民，得以在公園裏跑跑。否則一旦造成高樓大廈之後，了，不但害了目前上海人，更貽害上海人子孫。

寒天吃冷水，滴滴在心頭

馬伏哭，此理甚明也，當局者以爲何如？

日本妓女的按摩
那裏代價是便宜的，一個夜廬，取他不到拜

她們還得代客按摩，而按摩的技巧，非常高明的

連環圖畫
在小書畫石

講到連環圖畫，真
是婦孺皆知，老幼



歲寒三友

劉海棠作

松柏竹梅三友
歲寒三友

乃自中國人民之思想，今日

招考股東
某報刊載廣告，招考

天翻地覆
某，則得子矣。一至此始悟

如親此
幼尙待字，中，標

比五復，局，的取所
飛步然慢，這敵締以會



花影繽紛集

紅蓼

三越放
生，則管不在其先

交情
工見，路一上週六之夜

自來水筆
格，廣告能別出心裁

小五車
中國商店，懂得宣傳

如親此
幼尙待字，中，標



·夏明作·



隆隆隆隆那裏末的炮聲

不好了炸彈來了

不是炸彈是肉彈

明天三二八難道日本鬼子來了



小朋友夢見他所心愛的
康元活教育玩具

總發行所

廣東路二四七號

電話一一六一〇

各大公司均有出售



後編
·晨鷄·

自從上期增刊「禮拜六副刊」後，大家對我說，內容真濃厚，這副刊，並非由我編的，是周宗兄，雖然我寫不出兩個字，但眉目畫旁，加一「周天籟」，所以來，副刊到這，加一「周天籟」，所以第二號起，副刊到這，加一「周天籟」，所以使大家認清，副刊到這，加一「周天籟」，所以商界領袖，將來一定有很好的成績，不過鄰人也羨慕，將來一定有很好的成績，不過善交際，毫無把不向讀者特別請求，不過多介紹，在「杭州」，讀之是否津津有味？

助小孩發育

鷓鴣菜

宏興藥房出品

地址 南京路新新公司對面

亨得利

鐘表總行

新式鐘表 湧到 特價廉售 保用

第一分行 森林路中 華龍路口
第二分行 南京路 戈登路口

菊花牌

棉衛生 汗麻絲 毛生 紗線 衫衫衫 衫衫衫 衫衫衫

第一質品 洗耐着絨

品出 廠織針一第華中 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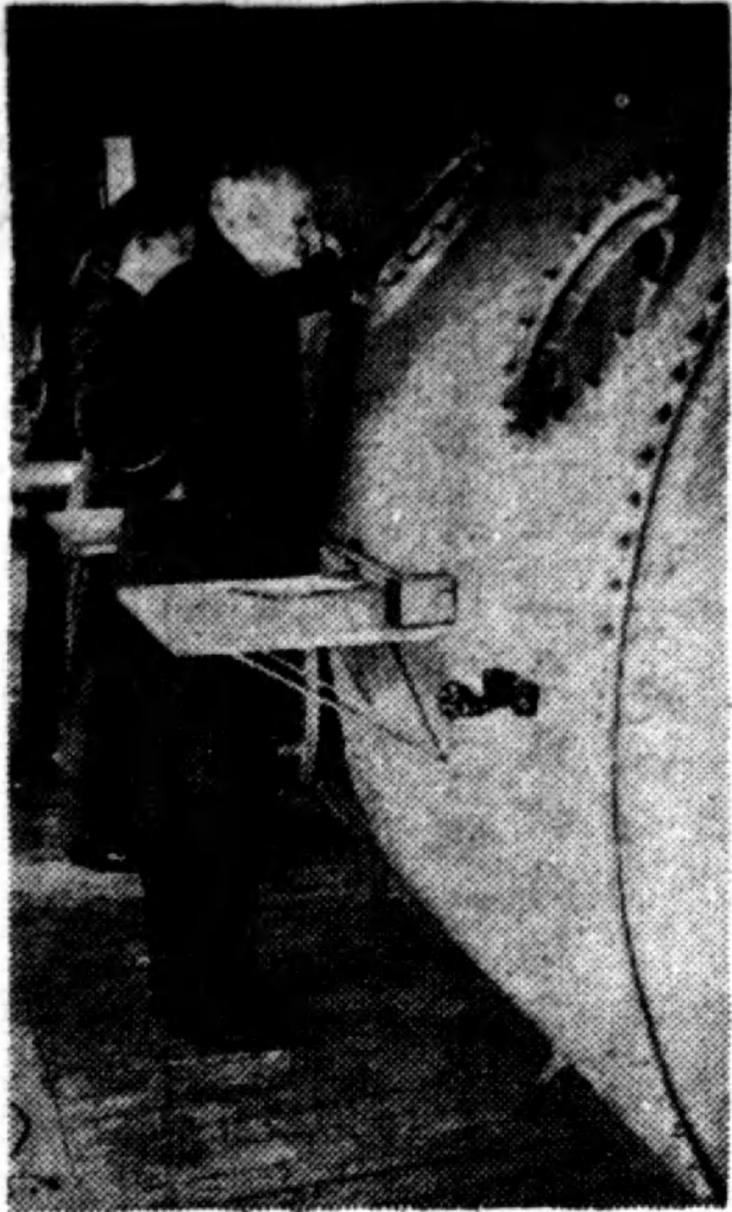
本國技師監製

全裸

品質提高 配製改進

經理部接洽 中華煙草公司出品

高 空 飛 行 試 驗



二、幾個醫生在圓形高空飛行試驗室的玻璃窗裏，注視着裏面飛行師的反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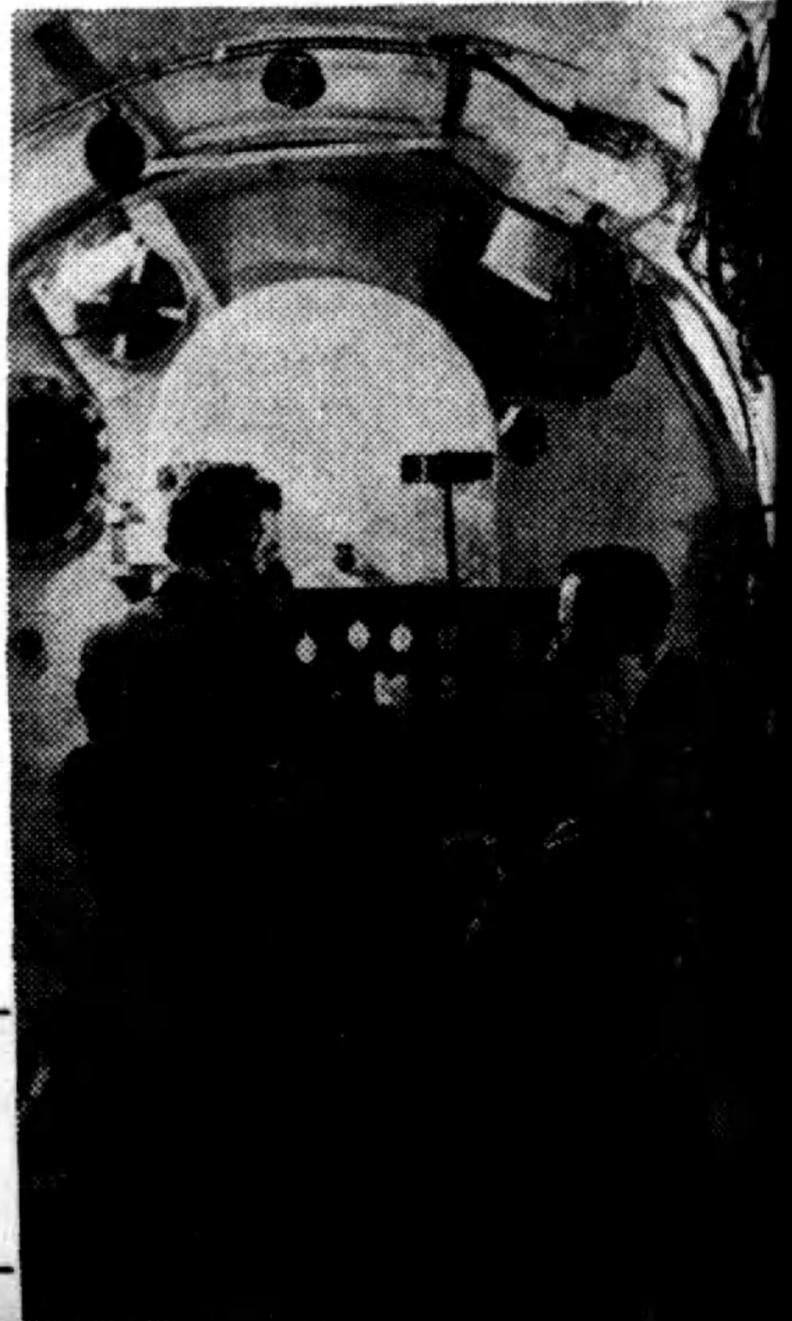


和，度程受忍的壓血其驗試要先，前之驗試行飛空高加參士行飛。響影的境環液。



四、飛行師穿了電熱衣服，帶上氧氣套，出發高空，試驗高空氣象記錄。

。驗試的力受忍壓氣空高受，裏室驗試行飛空高在師。着告報時隨話電用，積成其示指器計種。



層溫同向漸逐師行飛使，步進的術技作製機空航為因
 幾近最在，師行飛的份部大有，時戰大在。着昇高界邊
 威權學醫多許。了度高的能可不為認前以到高昇已，中
 定確以，響影的體人和，行飛空高究研在都，家專文天和
 。界限的昇高專人

專售中外
著名鋼筆
款式最多
定價最低



· 家專筆鋼 ·

上海鋼筆公司

號二五一路南河
TEL.16069

喂！你看
嗎？他用
鋼筆！其
呢！真漂
。支：那
。公：是
。司：一
。公：鋼
。貨：備
。且：而
。般：廉



主婦們注意！
你如要燒美味的佳餚，獻給你的
丈夫，請不要忘記了，調味至寶，
「天香味寶」一定能使你的菜餚
，分外味美，讚不絕口。

天香味寶廠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發行所 北山西路五二七弄六號
電話 四三〇八
電報掛號 九八八七
各大公司南貨店均有經售

商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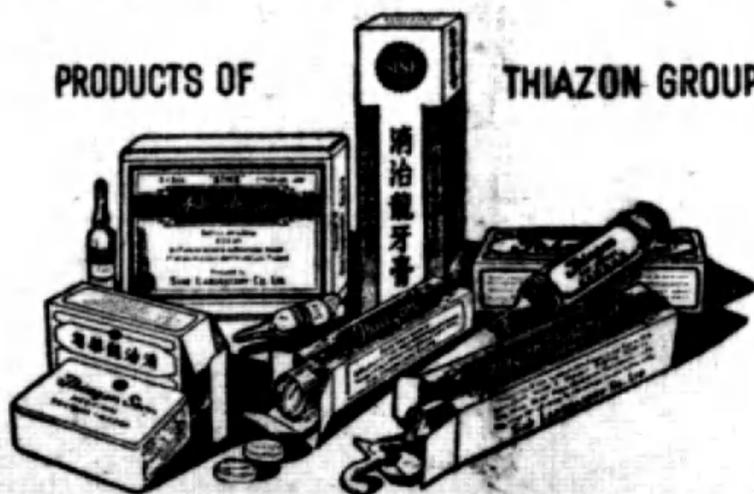
SINE

良藥

消 治 龍

牙膏
藥皂
眼藥水

PRODUCTS OF THIAZON GROUP



針劑
片劑
藥膏

均有出售

各大藥房

信 誼 化 學 製 藥 廠 發 行